

当当网 卓越网 腾讯网 豆瓣网

倾力推荐

精彩 Wonderful Mystery Stories 重 侦探小说选

艾玛◎选编

扑朔迷离的布局 充满疑窦的人物
深藏不露的谜题 最终的精彩结局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世界著名
侦探大师
演绎精彩
谋杀艺术

精彩 Wonderful Mystery Stories 重 侦探小说选

艾玛◎选编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彩重侦探小说选 / 艾玛选编.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108-0555-4

I. 精… II. ①艾… III. ①侦探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14227 号

精彩重侦探小说选

作 者	艾玛 选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3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555-4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重旋风刮过侦探之门

时下流行“最小说”、“最推理”、“最精彩”……书店里有N种带“最”字的各种门类的图书，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无外乎，这代表了一种阅读时尚，一种对最好读、最流行的文学作品的精挑细选。这个名字说来倒也颇有读者缘儿，“最”字头的书赢得读者关注，得益于著名青年作家主持，市场号召力汹涌澎湃。我们的“侦探小说精选”同样极为精彩，堪称世界一流的精品侦探文学读物，具有广大的读者群。这么好的书给它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呢？这倒让选家颇费脑筋。猛然想到“重金属”、“重摇滚”这些概念。重金属(Heavy Metal)是一种盛行的流行音乐风格，它以极大的声音强度和夸张的“噪声”，表达着叛逆精神和疯狂的活力。“重金属”一直以来让那么多年轻人癫狂、着迷，以至于一听到重金属乐曲，便会身不由己地随之舞动，其魅力可想而知。由此我们想到了“重”字，用“重”字来表达疑案破解的难度，用“重”字代表所选作家的知名度，双“重”并用，达到名家荟萃，故事好读，推理逻辑复杂，结局精彩的效果，赋予这本小书重金属般的独特悬疑魅力。

侦探小说一向被人称为“智慧文学”，是世界文学中少有的畅销类型。如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侦探小说，曾被翻译成一百多个国家的文字，据统计其累计发行量超过2亿册。目前，在欧美国家的图书市场，侦探小说的销量仍然占图书总销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瞩目。

侦探小说是以罪犯犯罪、侦探寻找证据，并进行推理破案

为主要故事情节的小说模式。侦探小说自出现以来,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文学样式之一。由于传统侦探小说中的破案大多采取推理方式,所以也被称为推理小说。

当今的世界文坛上,已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著名侦探形象,除了福尔摩斯、亚森·罗宾、温姆西勋爵、波洛、神探维克多、金田一,还有黑人侦探、美女侦探、流浪汉侦探、间谍侦探、滑稽侦探,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侦探形象各有特点与所长,给人印象深刻,不但丰富了侦探小说的舞台,也丰富了侦探小说的风格与流派,令读者目不暇接。

侦探小说家不仅把侦探描写得有血有肉,令人惊叹而讨人喜欢,而塑造的罪犯往往也各具特色,增加了故事的离奇性与丰满度;再加上注重对破案过程的细节描写,使侦探小说的细节真实而专业,无论是案件的本身还是社会环境氛围,都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由于侦探小说的创作有一定模式,因此要想把故事写得精彩,悬念不断,尤其考验作者的结构功力。一篇成功的侦探小说必定有其严谨的结构与精妙的布局。侦探小说家在设计故事框架时,故布疑阵,让读者进入迷宫之中,作家牵着读者的思维,亦步亦趋,如醉如痴。读侦探小说的过程,仿佛是一场高级的智力游戏。读者总是身不由己地参与到解谜的过程中,随着情节的发展,时而迷惑,时而紧张,时而兴奋,等到最后水落石出之际,才会大舒一口气。

侦探小说的历史与创作已经无需在此赘述,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本侦探小说呈现给读者的将是什么,它将以怎样的攻略占据读者的心扉,又以怎样的故事打动读者的思维神经,而不是被有趣的电子游戏、网上冲浪所代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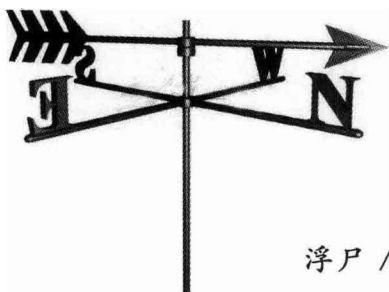
既然侦探小说已经非常成熟,短篇侦探小说更是硕果累累,创作出了不少可以与名家名作相媲美的作品,于是本书精选了17篇当代颇具代表性的世界优秀短篇侦探小说,篇篇都

是当今侦探小说的一流佳作。《浮尸》就是一篇相当精彩的作品，一位并不受重视的年轻律师到一个边远小镇供职，从打捞上的尸体中，从前来认尸的家属中，从一只受伤的大雁身上逐一找出了疑点，最终破解了这桩谋杀案。小说虽然写得很传统，但是逻辑关系处理得好，一环扣一环，读者不得不按照作家的思路一路前行。《神秘的妇女组织》写得非常有特色，看上去迷雾重重，给读者很多想象空间，结局却很简单，使你不得不佩服作家营造谜局和渲染神秘氛围的能力，瞠目简单的故事竟会写得如此纷繁复杂。《失窃的机密文件》是非常老道的作品。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清清爽爽，一览无余。叙述上采用舒缓的语调，但却讲述了一起涉及国家机密的重大案件，故事结构与语言对比强烈，非常有力。而《监视》这一篇则是“聪明罪犯”与“愚钝警探”斗智斗勇的绝佳之作。值得提及的是，本书入选的作家也极具代表性，囊括了世界各国顶级的解谜大师。如古典解谜的捍卫者，短篇侦探小说之王爱德华·霍克；获奖最多的短篇侦探小说大师戈登·考特勒；著名畅销书作家杰弗瑞·迪沃；新生代侦探小说家彼特·特恩布尔；现实主义与悬念融合得最好的作家彼特·滕布尔和最善于营造悬念的大师芭芭拉·克莱夫利，等等，使这部小说选更具分量，更符合“重侦探”的概念。

有这样水准的大师与你作伴，有这样水准的佳作与你共舞，还怕炎热的夏季没有凉风吗？

咖喱

2010年夏至于书斋



目 录

浮尸 / 1

明星投球手 / 21

诺曼之死 / 43

摩天轮旁的小屋 / 59

珍贵的美国猫 / 75

怪异的密室杀人案 / 89

下一个就是我 / 111

流血的地方 / 135

木雕家 / 159

玩 偶 / 175

监 视 / 191

修女谋杀案 / 219

快 递 / 239

猪·大麻 / 259

逃 犯 / 273

失窃的机密文件 / 285

神秘的妇女组织 / 299

浮尸

朱丽亚姆·格雷斯·蒙弗雷多





1825 年 11 月

“这具尸体需要确认。”洛克波特村的警官说道。他站在小路上，身旁躺着一具泡得浮肿的尸体，刚刚从运河里打捞出来的。

帕里格林·杰里米·皮尔没有对这句话做出什么反应，他想着自己的心事，因而无法分心来考虑其他人的身体。河水是灰色的、冰冷的，他一只脚踏在班轮船舷的上缘，另一只脚踩在运河河坝的边缘，两眼紧紧地盯着下面的河水。如果船不是突然离开河坝，他也用不着关心这一切。虽然皮尔的腿很长，但也不能无限度地延长。伊利运河使他成为村里的一个傻瓜形象，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觉得如果自己大声求助的话，就会显得太没有男子气概了。结果他只好跳进寒冷的水中。河床有些干涸了，他在下面拼命地拍打着，游来游去，水花四溅，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测量混凝土河坝的高度。与此同时，靴子里的脚趾冻得都抽筋了。皮尔用尽全力将船往河坝的方向拉近。他的双腿展开呈八字形，双腿越张越大。突然，裤裆里发出撕裂的声音，他的裤子裂了条缝，这样，他就不得不放弃自己拉船了。

“对不起。”皮尔对聚集在小路上的那些人，“对不起，我遇到麻烦了……”

就在这时，船身向一边倾斜过去，“砰”的一声撞到了坝上。皮尔跳到了一个稳当的地方。突然，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从他的头顶飞

过。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大块黑色物体从他跟前闪过,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他在小路的安全地带站稳后,便迅速地看了一眼他的裤子,还好,关键地方没有露出来。他立刻将目光投向发生骚乱的地方。几百码远的地方,棕色、白色、黑色的羽毛在空中飞扬,好像一个塞满羽毛的枕头被炸开了一般。皮尔猜想那些羽毛可能是黑额黑雁,但大漩涡使他无法看清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阵混乱。

突然传来一阵隆隆的枪声。在一阵烟雾中,那些黑雁先是升到了空中,然后,它们的翅膀像风箱一样鼓起来,在往下降落的过程中发出刺耳的叫声。大片大片的羽毛像雨一样缓缓地落下,与此同时,一只脏兮兮的大黑雁也掉了下来。

皮尔向着那只幸存者迈进了一步,那只黑雁伸出它又黑又长的脖子,双腿关节突出,站起来发出嘶嘶的声音以示威胁。没一会儿它便倒了下去,躺在砾石的小路上一动不动。

皮尔的身后传来吉米·斯图尔特警官的声音。“这阵骚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吉米警官问道。他的枪还在冒着烟。“声音大得都可以把死人吵醒。”他往下看,好像要确证一下尸体是否还是像几分钟以前一样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了。

皮尔向那只倒在地上的黑雁走去。它连一根羽毛都没有损伤。再走近一看,皮尔便猜出这只黑雁为什么会遭受袭击了。他越走近,它就变得越大。从它尾巴顶端的羽毛到它圆锥形的嘴,足有四英尺长。普通的黑顶黑雁,头部两侧都有一条白色的羽毛,但这只黑雁只有一小块白斑。

“也许它与众不同,所以才会遭殃的。”皮尔这话也不一定是说给谁听的。“尤其在寻找交配伙伴的时候。”

看到这里,皮尔感到一阵意外的伤心。这时,旁边的吉米·斯图尔特哼了一声,他这才回过神来,想起他和警官来这儿的目的地。



“你是研究大雁的权威吗，城里来的家伙？”吉米问道。他的笑声很不友善。

皮尔耸耸肩。“在波士顿它们一年飞来两次，每次停留大约一周多的时间。附近有一个水洞。”他补充道。水洞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池塘，但没有必要跟他的表兄吉米说这些。皮尔的母亲一时心血来潮，花了很大的价钱在皮尔家族的比肯山上建成了这个人工池塘。他的父亲一直都很纵容他的母亲，这件事情自然也迁就她。即使连续几个月她在欧洲旅行，也是如此。

“斯图尔特警官？”小路那边有个人喊道，“这具尸体你准备让我们怎样处理？是不是带到你在消防站的办公室里去？”

“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干什么？亏你想得出来！”

“那么你想抬到哪里去？”

“冰窖里！”警官大叫道，然后示意皮尔跟他走。

皮尔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那只垂死的黑雁，它的翅膀还在拍打着。这时，那只雁抬起头来，摇摇晃晃地站直了身子，像圣经中的拉撒路一样重新活了过来。皮尔惊讶得目瞪口呆。不一会儿它又倒了下去，紧贴在小路的砾石上，它那双不同寻常的漆黑的眼睛望着皮尔，眼里不再充满恶意。它胸部厚实的羽毛中间有几块光秃秃的地方，这引起了皮尔的关注。毫无疑问，那是打斗的伤痕。

皮尔的身后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脚步声。他转过身去，发现其中一个打捞尸体的人，手里紧握着一把枪站在他旁边。那个人举起了胳膊。“好肥的雁子，足够好好吃一两顿了。”他边说边用枪仔细地瞄准。

皮尔立刻站到了枪的前面，挡住了那只黑雁，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我想你不是真的要吃这只黑雁吧。”他说道。

“为什么不想吃？这对我可是一顿美餐哪！”

“那你就看看它的眼睛。这只鸟的眼睛那么黑，肯定是生病了。”

皮尔说道。他完全在胡编乱造。

“真的吗？”

“真的。所以吃这样的黑雁肯定会丧命的。”

那个人就把枪放了下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只见他又举起了枪，说道：“还是得把它毙了，这样也不会让别人吃了。”

“不，我觉得把它毙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皮尔快速地说道，“不管它得了什么病，都已经传染给了它的同类。我们在这儿也不知该采取什么做法，所以我认为，在任何人吃之前，得先调查一下。”

“你对病雁懂得蛮多的吗？”这个问题来得很自然。

“碰巧而已。”皮尔说道。他对自己编造的谎言也感到惊奇。过去，如果他像这样有意歪曲事实的话，他都会咬自己的舌头。在纽约的西部前哨待了几个月，他就学会撒谎了。或许，只是环境不一样了。

“这只鸟需要全面检查一下。”皮尔坚定地说道。皮尔对这样的借口很放心，虽然他也不敢确信那只鸟是否真的生病了，但他知道他对面的那个人不会怀疑。除此之外，镇上大多数人都知道皮尔是个律师，这个职业在洛克波特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正因为如此，无论他再提什么奇怪的建议，镇上的人也不会觉得奇怪。

那个人迈着轻松的步伐走开了。皮尔看了一眼那只黑雁。那只鸟用一双平静的眼睛望着他，好像他刚才的撒谎并没有证明他是不可信任的。

皮尔听见吉米·斯图尔特喊他。他转过身来，开始往下面的小路上走，回过头去对那只黑雁说道：“你最好飞到南方去。”

当他们站在尸体旁边的时候，吉米告诉皮尔说：“我刚才说了，我们需要确认一下这具尸体。找到他的亲属，找个地方将他好好安



葬了。”

皮尔全面地检查了一下尸体。那是个骨架很小的男人,体重大约不低于 250 磅,唯一可以辨别的地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个很浅的凹痕,手腕处有一些奇怪的伤痕和血肿。当警官掀起那个人的亚麻衬衫下摆,尸体身上的皮带露了出来。他解开皮带,看到了更多的伤痕。

“你认为这是做什么用的呢?”他边问边将皮带递给皮尔,皮带上挂着几只小袋子,里面装满了光滑圆润的灰色小卵石。

有些卵石掉在了小路上。皮尔弯下身捡了起来,然后放在手里轻轻地掂量着。他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除非……除非弄死他的人,想在他沉到水里时,用来增加重量。”皮尔又掂量了那些小石子。“如果是这样,它们又太轻了,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你说他是被人杀害的?”

“他的头部有伤口……”

“这是很正常的,佩里,不要发挥你的想象了。他也许是掉进水里的时候撞到了坝上。这只是一桩简单的溺水案——在这条运河中,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不要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说着话,他将毯子扔到了尸体上。

皮尔仍旧在望着那些石子发呆。

吉米又说道:“有一个办法可以辨认尸体。我们得弄清楚他死了多长时间。如果找到认识他的人就好办了。看上去,他好像在水里的时间并不长——我去找个医生来估计一下死亡时间。”

“这附近没有人报告有人失踪。”皮尔说道。虽然那些在运河工作的人来来往往,也没有留下什么往来记录。“当然,水是往东边流的,尸体可以从我们西部的任何地方漂流下来,最西边可以到达布法罗。”

运河的最西部一直延伸到布法罗港口,伊利湖在此注入运河。

皮尔记得,今年早些时候,在运河通航典礼上,人们戏称这是“水与水的联姻”。这条完全由人工挖掘的运河长达 363 英里,穿越纽约州,沿途经过石丘和沼泽,绕过山脉,流入峡谷,然后,像高架渠一样架在天然河与易洛魁的小溪上。经过反复的实验和摸索,加上北方佬的创造和爱尔兰人的苦力,这条伊利运河最终才得以建成。这是一项由一个没有工程师的年轻国家所完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筑。

冬季来临的时候,运河被抽干,人们在河底意外地发现许多残骸,其中有马车轮子,几具骡子尸体,马车装的威士忌酒瓶,甚至还有一只空的浅色皮箱。但是,毫无疑问,这具尸体是最让人感到意外的。

皮尔忽然想到了什么,他用脚尖将尸体身上的毯子掀了起来,说道:“看他的夹克衫,吉米。”

警官不情愿地将目光投向尸体,问道:“怎么了?”

“尽管夹克衫被水磨损得很厉害,但还是可以看出,这件衣服不是一般工人穿的——注意看纽扣,很贵重的。我想这应该是个有钱人。”

“那为什么没有人来报告他失踪了呢?”

“也许有人来报过案。”皮尔说道,“我们最好在运河沿岸往西去的各个城镇贴一些布告,将情况简单地描述一下。”

“也许你可以在这儿发现一点儿东西。一旦我们回到办公室去……”当吉米将目光扫向皮尔的肩膀时,他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然后说道:“唉,我真是该死!”

皮尔转过去看了一下。那只黑雁还站在小路上 5 英尺远的地方。它挖出了几块砾石,漆黑的眼睛紧盯着皮尔。

皮尔和吉米·斯图尔特走向消防站的时候,那只黑雁也一摇一摆地跟在他们后面。



天黑以后不久,风开始猛烈地刮起来。皮尔回到他的小屋时,落叶已经开始在他走过的路上回旋飞舞起来。他打开门,意识到那只黑雁还跟在他的后面,他很不高兴。

他对那只黑雁说:“你知不知道,你待在这儿太不安全了。随时都有可能下雪,你得飞到南方去,不然的话,别人迟早会把你做成肥雁肝酱的。”

那只黑雁安安稳稳地伏卧在泥地上。

“随你的便吧。”皮尔跨过小屋的门槛时说道,“但你肯定会后悔的。”

他随手关上了门。

几个小时以后,风开始在窗外呼啸。一阵大风钻到烟囱里,壁炉里的火焰跳起舞来。皮尔坐在炉火前,阅读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这时,他听到玻璃窗上传来一阵尖锐的叩击声。他想大概是下冻雨了。但转念一想,他又站起身来,朝门边上的窗户走去。他往外看了看,那只黑雁还在那儿。为了抵挡瓢泼的冻雨,它已蜷缩成一团,头塞到一只翅膀下面,显然,短时间内它是不会飞到南方去了。

皮尔拉开门,他本来只想留出一条小缝,但大风还是将门吹开了,门猛烈地撞到了墙上,发出“砰”的响声。那只黑雁抬起头来,将脖子伸向皮尔。然后,它隔着那层雨帘望着皮尔,由于淋了雨水,浑身上下变得油光发亮。

看来,即使这只鸟想飞到南方去,也飞不动了。它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摇一摆地走进小屋。它抖了抖身上的羽毛,晶莹透亮的雨滴落了一地。皮尔想,如果他理智一点的话,就应该视而不见,把门关上……这只信天翁……但他没有把门关上,因为他想到自己便是被父亲老皮尔赶走的。那一天,他的父亲指着儿子说:“趁你还没有彻底玷污皮尔家族的显赫名声,赶快离开波士顿吧。”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老皮尔几乎要被这个儿子气死了。皮尔在哈佛大学上

学的时候,每堂课上都睡觉。虽然他没有被踢出校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达到了父亲的期望。他被赶到了纽约西部前哨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吉米·斯图尔特这儿。用一个苏格兰的名字显然不会玷污家族的名声。

门半开着。那只黑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那镇静的样子就好像是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过了一会儿,它便在离炉火不远不近的手编地毯上舒服地躺了下来。

黎明时分,窗外的天空呈现出灰白色,天渐渐地亮起来了。皮尔被一阵急促的叩击声弄醒了。他以为是冻雨,就翻了个身子接着睡了。但是那令人讨厌的声音响个不停。他只好睁开眼睛,发现那只黑雁在不断地用嘴敲着门的底部。

皮尔哼了一声,掀开身上的毯子,爬起来站在了地板上。“又怎么了,你这只讨厌的鸟?”但是,当他看到门边的一堆粪便时,他便明白那只黑雁为什么想出去了。他还差点儿踩在上面。他皱着眉头望着那只黑雁顺原路回到手编地毯上,然后他穿起夹克衫,抓起壁炉的铲子,将那堆黑乎乎的雁粪弄了出去,砸破了一层薄冰丢在光秃秃的榆树下。他头昏眼花,也没有挖洞,就把它倒了,然后用今年的第一场雪将它覆盖了。

第二个星期,洛克波特的贮木场发生了火灾。其实,整个小镇一直就是靠着小阳春的一点雨水以及从伊利运河里抽出的浅水来避免火灾的。火灾使得皮尔几乎忘记了他曾对尸体进行的查询。与此同时,洛克波特人对新情况做出这样的反应,令皮尔备感厌烦。他站在那儿,比镇上的大多数人都要高出很多;而且,虽然他目前仍旧很瘦,但乡下的清新空气已使他渐渐地胖了起来,这些事实让那些嘲笑他的人变得稍微仁慈温和。至少,嘲笑也是暗地里的。那只硕大的黑顶黑雁抢尽了皮尔的风头,引得那些人欢闹不已。这一点,皮尔自己也不好责怪那些人。但是总归要适可而止。除此之外,皮尔还发



现,作为同伴,那只黑雁要比其他动物好得多。它不像狗一样吠个不停,又吼又叫,还咬人;也不像猫一样厉声喊叫,或者抓人。而且,它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异味,也不需要吃得很讲究,不需要人时时照料。若不是路人时时发出嘲弄的窃笑,他差不多都忘了那只黑雁的存在,还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走着。

那天上午下着雨,天气却意外地暖和起来。布法罗的警官终于有了回音。他在信中说道:“我们这儿有人失踪了,他的情况恰好符合你们的描述。”

皮尔打开门向消防站后面的吉米·斯图尔特的办公室走去。这时,他听到一阵断断续续的奇怪的声音。他走了进去,发现警官站在桌子后面,他的前面站着一个矮小丰满的妇女,头戴一顶平边黑色草帽,好像一张烤焦的烙饼扣在头上。

“皮尔!”看见皮尔走进来,吉米显然觉得安慰了许多。那个女人也猛地转过身来,神情严厉地望着他,一声不吭。皮尔当时的印象是面对着一个关节可以活动的玩偶。她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脸颊上红红的两块,睫毛扑闪扑闪的,这才让他意识到她还是个活生生的人。皮尔冲她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目光越过她的头顶,疑惑地看着吉米·斯图尔特。

“皮尔!”吉米又叫了一遍,他脸上的宽慰更加显而易见了。他扬起眉毛,好像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一样——而这个消息皮尔根本就无法理解。

“关于你的查询,我们有结果了。”吉米解释道,然后又转向那个妇女,“请允许我给你介绍一下范德米尔夫人,这位是我的同事,帕里格林·皮尔律师。这位是朱斯特·范德米尔夫人。”

那只黑色的“烙饼”机械地上下移动了一下,一只小手伸向了皮尔。“那么……很高兴见到你……皮尔先生。”她断断续续地回答道,声音很尖。